

住在山裏真好

兒童文學
散文類第二名
許細妹

「我家池塘裏的魚已經很肥了，我教你們釣魚吧！」昨天，弘明約了武祥、文夏和我，到他家釣魚。好高興啊！生平第一次釣魚，會是什麼滋味兒？令我一整夜都做著快樂、神奇的夢。

在我們班上，陳弘明的家距離學校最遠，要騎二十幾分鐘的腳踏車，可是，他每天總是第一個到校，幫值日生開窗戶、灑水。老師常常告訴我們：「眼睛疲勞了，就多看看遠山，多看綠色，才不會近視。」因此，下課的時候，大家都喜歡倚在窗邊，看對面那座滿披翠綠的小山；有一次，陳弘明指著它說，他就住在那座山裏，那兒有果園、有花園、有魚池、有養雞場，還有滿山遍野的綠。怪不得嗎，我始終覺得弘明的眼神、態度跟別人不一樣，顯得特別清澈、坦誠，原來是那山、那大自然給薰陶的呵！

「天亮喔——起床喔——」近的、遠的，幾乎所有的公雞們，正使勁兒接力唱著早安歌。奇怪，公雞怎麼也興奮得睡不著覺？才五點鐘而已，就醒來了，是不是牠們曉得我今天要去陳弘明家釣魚呢？

武祥、文夏似乎也等不及啦，比約定的時間早半個鐘頭到我家；三個人笑著、鬧著，說著昨夜的夢。

我們跨上鐵馬，愉快的轉入一條通往山裏的小路；總以為山路不是碎石子就是爛泥巴，一定顛簸難行，哈！沒想到卻是如此的平坦光滑溜，柏油路面在晨曦照射下，反射出耀眼光澤，好像舖上一條鑽石鑲成的迎賓路似的。噢，誰粗心的灑了大把珍珠在綠毯上？哦，原來是野草叢裏的露珠兒，正展開晶瑩的笑容，一路上對我們眨巴眨巴的，說些關於太陽的故事。

一陣輕風襲來，我們皺起鼻子猛吸：「嗯，好香！」「是桂花吧？」「不，是梅花。」「是檸檬花啦！」其實我們三個都說對了，放眼望去，附近果園裏、迎面山坡上，桂、梅、李、檸檬爭奇鬥妍的展露花顏，頻送芬芳，和著微風，欣唱春天的頌歌，給淡雅樸拙的鄉野，平添了幾許熱鬧與嬌豔。

「汪！汪！汪！」一條被栓在龍眼樹下的狼狗，朝我們直吠，好兇哦，嚇得我們遠遠的躲在旁邊，不敢再往前進。牠真是一條盡忠職守的好狗呢！

「凱利，別叫！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。」弘明跑出來，喝止大狗不友善的態度，帶我們進入院子裏。

哇！好寬敞、好漂亮的庭院！瞧呀：又大又豔的玫瑰，紅的、黃的、白的，朵朵迎人，太美啦！還有鳳仙花、大理花、菊花

、九重葛、龍吐珠，以及許許多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兒，生動活潑的擺出各種姿勢，引人讚歎！啊，我們真是走進世外桃源了嗎？

弘明正領著弟弟替花兒施肥、澆水，兄弟倆專注而愉快的工作，細嫩的小臉，被春陽曬得紅通通的，宛如含苞待放的兩朵玫瑰，是那樣的純樸自然，彷彿他們的生命也融入這美麗的花園裏了。真是不容易呀，如此滿園豐碩的成果，該投注多少的心力呀？如果沒有肥沃土地的滋養、沒有園丁辛勤的血汗灌溉，能嗎？我終於豁然的體會出老師告訴我們「沒有國，那有家」的道理啦，我們這些民族幼苗，不是正生長在「國家」這塊肥沃的土地上，受到「政府」辛勤的照顧著嗎？我相信，我們一定能比花兒長得更茁壯，然後變成辛勤的園丁，去經營我們的國家，使它更強盛、更繁華。

「對不起，讓你們等很久了，因為我必須把工作做完，才能陪你們玩。」弘明搓搓雙手，清澈的眼眸中，透出一些歉意。

「沒有啦，是我們早來了十分鐘。我連忙表示錯在自己。文夏爲了岔開話題，接著就問：

「喂，弘明，剛才你給花兒下的是什麼肥料呀？」

「雞大便。」

「啊？雞大便？臭死了！」我們三個掩著鼻子大叫。

「曬乾的，一點兒也不臭，是最好的肥料哩！說起來你們一定不相信，我家的雞大便還賣給別人，一年可以賺兩萬塊錢呢！」

「雖然弘明一向不說謊、不誇大，可是他這一句話，確實令我們大吃一驚，認爲不可思議。」

「我家養了好多好雞，走，我帶你們去看！」

真是浩大、壯觀的場面：好幾萬隻雞被分成十幾組，圈在好大好大的現代化雞舍裏，唧唧啾啾的，好不熱鬧！有的昂首闊步、有的悠遊自得，有的急著爭食，萬頭鑽動，生趣盎然，看得我們目瞪口呆。弘明的父母正在餵雞，提著大桶大桶的飼料和水，忙碌地穿梭於雞舍裏，看到我們來了，和善地朝這邊點點頭，笑一笑，表示歡迎。

「弘明，你們家養這麼多的雞，都沒有請工人啊？」

「嗯，都是我爸爸媽媽親自照顧牠們的，所以啊，那一隻雞生病了、沒吃飽啦、性情不好什麼的，我爸爸一看就知道，可以馬上對症下藥；同時，請工人那有自己照顧得週到呢？花費工錢事小，這麼多隻雞如果發生意外、染上疾病，損失才大哩！我爸爸說，養雞雖然辛苦，但是眼看雞羣一天天長大，健康肥美，心裏就滿足啦！」弘明一定是繼承了他爸爸那種勤勞儉樸的習性，

說起這幾句話來，鏗鏘有力，像個小大人模樣，把我們說得服服貼貼的，猛點頭。

弘明的爸爸個兒不大，中等身材，瘦瘦的，一臉忠厚老實像，讓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個好人；弘明的媽媽長得很漂亮，也是中等身材，瘦瘦的，有點兒像電視上「愛心」節目的主持人。他們互助合作、有條不紊的在每個食槽灌滿飼料和水，一切都做完了，就換下工作服，鑽進一輛淺藍色漂亮的小汽車裏；弘明的爸爸搖下車窗，探出頭來，大聲的對弘明說：「好好招待你的同學哦！爸去載飼料，媽去買菜了。」然後「撲撲撲」發動汽車引擎，開走了。

文夏和武祥立刻叫起來：

「哇！你爸爸會開車呀！」

「好棒唷！真讓人羨慕死了！」

「是嘛，弘明。」我也驚奇的說：「原來你們家這麼富有，為什麼你從來都沒說過？而且，既然你爸爸有小包車，為什麼不請他送你上下學呢？」

「對呀，弘明，那樣也省得你每天騎那輛破腳踏車了。」武祥趕快補上一句。

「沒什麼啦，我們家雖然有一個養雞場，一個小農場和一間飼料廠，卻都是我祖父和我爸爸媽媽辛辛苦苦賺來的，那是我爸媽的成就，又不是我的，有什麼好炫耀的呢？而且我每天騎腳踏車上下學，不但可以欣賞山野風景、呼吸清新空氣，還可以鍛鍊身體，一舉兩得。哼，將來啊，我一定要開創比爸爸更大的事業。」弘明聰慧澄清的眼中，流露出堅毅的神采，我們都被這神采震懾住了。

多恢宏的氣度！真奇怪，為什麼我從來都沒想到這些呢？我在父母親的呵護下，要什麼有什麼，吃飽了，喝足了，卡通影片看膩了，就只知道玩耍、儘做些讓父母頭疼的事情，唉，和弘明比起來，可真叫人臉紅哪！曾經有人說過：「將來能做大事的孩子，現在必先表現在小事上；將來要別人信任我們，現在必先從小事做起。」「只會在父母面前流淚的孩子，更是一個永遠站不起來的人。」我想，從現在開始，我應該有所覺悟，有所改變才對。

「嗨！我們去釣魚囉！」弘明拿出四根長短不齊的釣竿，分給我們一人一根，又說：「這是我自己做的；蚯蚓也替你們挖好了，裝在這個小鐵罐了，你們知道不知道，魚最喜歡吃蚯蚓？」

「可是，我不會釣魚——」我玩弄手中的釣竿，心兒砰砰跳，覺得又興奮又刺激。

「沒關係，我家池塘裏的魚，嘴巴饞死啦，很容易上鉤，包準你們每個人都釣個三、四條回家。」

半信半疑的跟隨弘明奔到池邊，摒住氣息，學著他掐斷一小段蚯蚓掛在魚鉤上，然後使勁兒把釣線甩出去！淡綠色的池面，立刻掀起一圈圈漣漪，煞是好看。起初我們總是甩不開，釣線距離池邊很近，弘明叫我們收線重來，幾次以後，終於用得遠遠的，跟弘明甩的不相上下了。

「魚兒很機靈，所以我們最好不要講話，不然魚會嚇跑了；注意看著浮標，浮標動了，表示魚兒上鉤，不過，這時候不可以拿起釣竿，必須等浮標動得厲害，魚兒確實把魚餌跟魚鉤吃到嘴裏了，才可以行動。」弘明告訴我們，這是他的經驗談。

壓抑著一顆跳躍的心，我把兩隻眼睛死命的盯住那浮標，看它靜靜地停在水面上。「動呀，快動呀！」內心在呼喚著。「啊，動了，浮標動了！」我欣喜若狂的猛把釣竿舉起，只見一條迎著太陽閃爍銀光的魚，在半空中扭動、亮了一下，卻又「撲通」一聲，掉進池裏去。

「啊，好可惜！你只要再慢兩秒鐘就好了，魚兒還沒吃穩哪！」弘明在大夥兒惋惜聲中，加上這麼一句。

那邊，文夏卻舉起釣鈎發愣，他的魚餌被吃光啦，敢情是行動慢了一步？哎，釣魚真還不簡單，學問大著哩！

果真，池裏的魚兒嘴饞得很，頻頻上鉤，我們在弘明不厭其煩的指導下，終於親手釣了幾條活蹦亂跳的魚。生平第一次哪，那滑溜溜的、在我手掌中不斷反抗掙扎的魚，強烈的生命律動，給了我多麼新鮮、多麼驚喜的感覺呀！這和媽媽從市場買回來那種已經冰凍過的魚，是完全不同的。

意猶未盡的提著半桶嘩喇活蹦亂跳的魚，走回弘明家休息。弘明漾著笑臉問：

「你們喜歡吃什麼水果？香蕉、芭樂，還是木瓜？」

「這……」武祥、文夏和我，你看我、我看你，都不好意思說，其實早就垂涎三尺了，巴不得每樣水果都能飽吃它一頓。

「沒關係啦，都是我們自己種的，多得很，隨便你們愛吃多少就吃多少，走，我們去摘——」弘明似乎看透了我們的心思，立刻帶頭往果園跑，我們也老實不客氣的跟了去。

哇噫！太棒了，我終於達成願望，站在樹底下，邊摘邊吃最最新鮮的水果啦！等不及擦乾淨芭樂上的泥，我們就「脆卡卡」大口大口咬將起來，又說又笑的，一不小心卻讓那甜膩芳馥的汁液給噙了！我一直盼望能擁有屬於自己的一棵果樹，因此每次吃完水果，不管它是蕃茄、芭樂、橘子、木瓜，我都把種籽灑在洋台上的小花盆裏，天天瞪著它，希望它冒出芽、茁壯、開花、結

果。媽媽常常笑我：「別擺出那種望眼欲穿的模樣兒啦，我們這花盆裏邊兒的又不是自然土，種不出什麼名堂的。」低頭看看腳下肥沃的土壤，再擡頭望望結實壘壘的木瓜樹，我現在才相信，媽媽的話是對的。

「吃了太多東西，我的肚子已經裝不下啦！」武祥摸摸鼓得像皮球似的肚子說。

「是嘛，再吃呀，肚子就要爆——爆炸了！」文夏把最後一截香蕉塞進嘴裏，說話都說不清楚，惹得大夥抱著肚子直笑。笑够了，我情不自禁的由衷讚美：

「嗯，住在山裏真好！」

「是嗎？如果你們喜歡，以後常來玩啊！」

喜歡，一千一萬個喜歡哩！將來長大了，我要想辦法住到山裏來。